

神拳 传奇

檀林
檀森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神拳傳奇

檀林 檀淼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责任编辑 曹布拉

神 拳 传 奇
檀林 檀森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江第一印刷厂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5 插页2 字数290,000 印数000,001—400,000
1955年10月第1版 1955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201 定 价：1.65 元

内 容 简 介

清末，保定贵公子吴伟君倚仗其兄知府的势力逼死卖花妇，又与德国传教士合谋骗占民女，还给工匠董玉龙栽赃。董玉龙忍无可忍，率众工匠杀死吴伟君，逃回白洋淀组织义和拳。他联合各股义和团等反清反帝组织，两次杀败清军。一时的胜利，使各义和团的首领有的骄傲自满，有的急流勇退，有的拥兵自重。保定知府吴汝纶施“美人计”招降纳叛，又勾结外国侵略军侵犯白洋淀。董玉龙等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搏战，终因叛徒破坏而全军覆没。最后董玉龙率五十余骑杀出重围，飘然而去……

第一章

捉，捉，捉！

捉住马尾巴坐金车，

金车银车门口过，

跟上俺就闹得闹。

.....

清王朝光绪廿五年腊月廿七日，直隶省城保定的大街小巷里，许多等着过年的孩子们，唱着这样的童谣，在爆竹声中玩各种游戏。

这年，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第三十五年，北京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第三十九年，也是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的翌年。

今天是保定城西关娘娘庙大集的日子。虽说清王朝国运衰微，人心涣散，但到了这个传统的好日子，西关一带仍显得很热闹。

斜阳在灰蒙蒙的天空中转悠到了西南角楼上，时辰已近黄昏，那些在寒风中缩头缩脑、打着哆嗦的穷顾客，仍旧不见减少。卖鞭炮的小贩为了招揽生意，不停地放着引子。摆摊、挎篮的小商贩扯着嗓子叫卖。来来往往的人流扬起的尘土飞扬上了天，空中弥漫着灰黄的雾。人们就在这一里多地

的长街上游逛，做买卖。

保定距北京二百余里，是京城西南的一个门户，明清两朝的总督衙门都曾设在这里。自从修铺了铁路之后，西洋各国把近海的天津当成了入京的桥头堡，总督衙门便移到天津去了。尽管如此，保定城里仍有不少驻军，只因距保定不足百里之处，就是直隶省内第一个不安定的地方——白洋淀。这白洋淀，方圆百里有余，湖水浩渺，芦苇丛生，沼泽四布，历来是强人出没的地方。官府的小队人马，根本不敢靠近它行走；豪门富商提到它，更是心惊肉跳。有首歌谣唱道：

包饺子、吃面条、喝片汤儿①，

老爷、财主泪汪汪，

昔日你在家吃不够②，

今朝叫你一顿去见阎王……

白洋淀地形复杂，常有匪盗出没，官军剿拿不易，往往是一进淀便如同入了迷魂阵，生死莫卜。于是那儿成了官府的心腹大患。

保定城里驻军多，表面太平，那南来北往的客商自然就多了。眼下，年关迫近，急着采办年货的大都是没啥余钱剩米的穷人。有钱的人家一进腊月二十三，年货便置齐了，肉煮熟腌着，衣裳做成了预备着，就连探亲访友的礼品，也无须年下着忙的。他们专等着养足精神，吃了大年初一的饺子，闹个正月红火、开门吉利。有钱人说：年关忙叫穷忙，这时不心静，来年要倒霉的。

①黑话：全指杀人的手段。

②系方言，意即顿顿吃得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临近集市的一条偏僻的小街上，踉踉跄跄地走来了一个拄拐棍提竹篮的老大娘。老人家年近六旬，满脸菜色。她衣着很穷酸，神态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乡下妇女。那身打补丁的衣裳，洗涤得很干净，拾掇得也挺利索。这位老大娘，说是做惯小买卖的吧，她却不往热闹处去；说是乞讨的，她又不向路人伸手。她不停地看着手里的篮子，偶尔抬起脸来，口张了张似乎要喊什么，可又弄不出声，样子还怪羞昵的。她也许是有病，也许是饿的，或者是累的，走到一个玲珑考究的小朱门门口，再也走不动了，提着篮子一屁股坐在了一块上马石上。

她刚坐稳，小朱门“吱”一声开了一道缝儿，有人厉声喝道：

“臭要饭的，甭坐在俺家门口招俺不吉利。快走！不然放狗了！”

老人家颤颤巍巍回过头，哀告着说：

“行行好吧，俺不是要饭的，俺是卖花的……”看来老人家是有生以来初次干此勾当，要不是一着急，那“卖花”二字还一时说出口来呢。

“卖花？”

“嗯哪。”

“什么花？”

“扎花……”

小朱门“光啷”一响，大开了，走出了个二十来岁的公子哥儿，他头戴瓜皮小帽，脑后拖根猪尾巴小辫，身穿长袍马褂。他眯着眼儿打量着老大娘，不怀好意地说：

“嘿嘿，你卖花。来，打开，让你吴二老爷看看。看好

了，说不定多赏给你两钱花花呢！”

老人家见这阔少爷不尴不尬的，忙强挣着站起来，提篮子欲走。

那阔少爷一把将她的篮子系儿拉住了，讲道：

“哎，哎！俺买花，你走个啥？”

他使劲夺下篮子，掀开了蒙在篮子上的蓝布印白云朵花纹儿的盖头，低头一瞅，顿时将那金鱼眼儿又鼓了鼓，差一点儿没叫眼球从眼眶里蹦出来。甭看篮子不济，那些花，含苞欲放的、刚沾了露水的、尽情怒放的；那些鸟，冲天鸣唱的、展翅欲飞的、纵情飞翔的；无一不维妙维肖，尽善尽美。特别是那扎的风钗，更是雍容华贵，文雅大方。

那阔少爷顿时舍不得放下手了，提着篮子，扭头就跑。

保定府的习俗，有首歌谣道：

过年了，过年了。

姑娘要花，小伙要炮；

赛一赛来，比一比，

看谁的美，瞅谁的耍！

小伙子要看谁的炮仗响，谁的鞭炮长的。而那姑娘，要比谁个头上戴的绒花美。因此，这绒花在春节前夕，是个销路广的快货。显然，阔少爷从小养尊处优，对赏鉴这些绒花，不是外行。这么好的手艺是不多见的。

卖花的老大娘见阔少爷提篮就走，忙伸手又拉着篮子，着急地说：

“你要干啥？俺要上集上去。”

“买了，俺买了。”

阔少爷又抖抖篮子，甩开那只枯干的手，提步又要走。

“俺，还没说价哪，你要买几朵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怕少给你钱吗？真是穷人见识，贫得慌！买几朵？俺全要了，包圆了！”

老大娘张口又要说什么，阔少爷已然提着篮子，急走几步，进了小朱门儿。小朱门儿“光当”关上了。

老大娘摇了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又坐到了上马石上；那双苍老昏花的眼睛，急切地盯着紧紧关闭的朱门儿。等着阔少爷递出篮子、拿出花钱来。

等了足有吃顿饭的工夫，不见小朱门开启，也不见有人走出来。老大娘着急了，站起身，上前敲打门环：

“哗铃，哗铃……”

那哆嗦的手是无力的，远远看去，倒象她扑倒在门上，那打出的声音，也象调皮孩子拨弄门吊儿的音响差不多。

朱门儿开了。

出来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胖家人。看样子，他是个厨师，腰里系着围裙，肩膀头上还搭着一条手巾。他长得倒是慈眉善目的，手里拎着老大娘装花的竹篮子，未曾开口，先笑笑，讲道：

“老嫂子，二老爷说你大年节下讨饭不容易，他要行个善举，叫俺好好打发你。这是一篮子刚出锅的年糕和馒头，拿去吃顿饱饭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大娘惊得打了个趔趄，几乎跌倒，半晌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什么，你们二老爷，他，他……”

老厨师领会错了，以为她是感激着呢，咧嘴一笑，讲道：

“是啊，我们二老爷，就是当今保定知府吴大老爷的小

兄弟，吴伟君呀……”

“他，他……”

老人家一着急，更说不成一句话了。

胖厨师看她是个老实人，上前一步，附耳对她小声讲：

“这小子，可是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畜生，坏得出了圈儿。仗着他家是衙门口，他又入了洋教，可真是蝎子尾巴毒一份（粪）。今天这么待你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得了，在此呆着凶多吉少。快，提着你的篮子走吧。啊？”

老大娘如梦方醒，知道自己无意中坐到吴府后花园的角门儿上来了。听他的话头，他也是个好人，她不禁点了点头儿。

她这一点头，本是借此吐吐心里冤屈的开始。不料，胖厨师见她点头了，觉得她明白了，再说啥都是多余的了；何况自己被吴伟君支使了出来，厨房里还撂着活儿呢。他来了个见好就收，头一点，来了句：“你慢点走……”放下篮子，转身而去，进了门儿，又将门儿关上了。

老大娘眼见因自己年岁大了，脑子反应慢，手脚迟钝，口齿不灵便，上了坏种的当。她恨恨地咬了咬牙床子，脚一跺，捶打了两下胸口，呆呆地望着望天，含糊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又盯着朱门儿瞅了一阵，落下几行老泪，不停地喃喃自语：

“你把俺闺女饿着肚子做的花儿抢走了。俺那老头子的药没钱去抓了！俺那可怜的闺女还饿着肚子哪！俺一家没钱过年了！家里还坐着要债的债主哪……不行啊，天哪！”她把拐棍往地上一顿，扬着一只手高喊了起来。她又踉跄着步子，扑到那朱门上，一边拍打，一边喊叫：

“大老爷，行行好吧！把花儿还给俺吧！俺，俺一家还指望它哪！行行好吧，大老爷……”

小朱门突然打开了。老大娘没防备，跌进门去，一头栽倒在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丁怀里。那家伙眼一瞪，竟然揪着老大娘脑后的**小鬏儿**①一甩，把老人家甩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，把地上的竹篮子也撞翻了。那篮子里的年糕、馒头在冰地上滚动起来，招惹得从朱门里蹿出两只大黄狗争抢吞食着。

那家丁手指老人家，泼口大骂：

“混帐东西，老乞丐！你长眼儿是出气的？吴府的门儿也是你拍的吗？快滚！省得老爷动手。你大年底下也讨个不吉利……”

老大娘一着急，哀求道：

“大哥，行行好吧。把俺的花儿还俺吧，俺的花儿叫您府上的少爷抢走了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家丁眼一瞪，上前就给老人家一个大嘴巴：“你再说个抢字儿，我抽烂你这臭嘴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人家，敢在大门口胡闹？真是反了！”家丁龇牙咧嘴的，说话象要吃人。老大娘害怕地往后爬着，再不敢吭声。

家丁阴笑一声，朝两只黄狗打个呼哨，两只狗随他重新进了门。小朱门又关上了。

老大娘直楞楞地看着朱门儿，半晌，嘴角频频抽动，又喃喃自语起来：

“是天不容俺呀！天，俺没有活路了……”

①旧时老年妇女的一种发型。

她朝小街两头瞅瞅，看看，见附近并无一人，长叹一声，两眼怒瞪朱门儿，牙一咬，说了句：

“你不叫俺活着，你也甭想过个吉利年！狗，狗东西们哪……”

只见她向前走了几步，慢慢解下了腰里扎的蓝布带子，一甩手搭在门环上，打了个结儿。她将头一伸，蓝布套儿兜住了下巴。她脚一出溜，身子往下一坠，硬是将自己吊在仅半人高的门环儿上了……

又有抽袋烟的工夫，才有个剃头匠挑着担子从这经过。本来，他低头走得高兴，直哼小曲儿：“正月十五呀，庙门开……”猛一抬头，吓得他屁股墩坐在地上：

“哎哟，不好了，吴府后门吊死人啦！”

人们闻声聚来，都知道干系重大，没有一个人敢贸然上前。最后，那观望的人越来越多，惊动了地方甲长。他领着两个闲汉凑上来，才七手八脚将死尸用芦席拦住，看牢；并飞步跑到吴府前宅去送信儿。

这甲长是个世故的中年人，他怕惹出麻烦，没有敢越过吴府径往县衙门里去告状。

此时此刻，吴府的前宅热闹非凡。

那知府吴汝纶的妹子正月里要完婚，嫁给当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小舅子。由于男方要到女方家来入赘，吴府比娶媳妇还张罗得厉害。刚进腊月，就开始粉饰宅院。请来了能工巧匠，从牌坊到正府门，紧搭起迎亲、待客、宴宾、唱戏的席棚。虽说席棚是临时性的，但一律要起拱、出檐、飞斗，富丽堂皇。眼下迫近大年三十，工程要在腊月廿九竣工。吴府的家人，一个劲儿催着工匠，直累得工

匠们连棉衣都穿不住，穿着单衣单褂，脑门子上还冒着晶亮的汗珠儿。

知府吴汝纶是住在衙门里的。这里只住着他的兄弟、妹子和母亲。

吴汝纶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又能画点山石花卉，素有才子之称。他母亲早年守寡，着实在族中受过窝囊气儿。吴汝纶见母亲受气，发奋读书，非要出人头地，争口气不可，倒真闹了个功成名就。他做官之后，举家就跟着沾了光。一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虽说是清廷腐败，洋鬼子的兵舰直入内河，兵荒马乱的，他仍是发了财。有势又有了财，不免气儿也粗了。吴老太太自己学会了纳福，对小儿子也娇惯起来。

吴汝纶是一位严兄，给弟弟请的老师也是贫寒而有学问的儒士。人家望子成龙，这位热心的哥哥是望弟成龙。他很希望亲骨肉也早日进士及第，他再花点银子为兄弟运动个美差，来个兄弟齐名，互为依靠。但事与愿违，吴伟君见老师是寒士，不免仗势欺人，应名是上学，整日在外寻花问柳，走马斗鸡，那功课倒叫老师代作。

要是老师有点骨气，偏要以硬碰硬，倒好办了。可那老师只为图点银子，乐得顺水推舟，自行方便了。他每日在书房白写自画，倒也逍遥。

吴汝纶闻到点风声，就要管教不成器兄弟。小兄弟有办法，跑去跪在母亲膝下，百般撒娇，硬说兄长嫌他累赘，要逼死他，好独得家产。同时，又拿出老师代作的功课来当幌子，瞒骗斗大字不识仁的娘。俗话讲道：大孙子老儿子是老太太的心头肉。吴老太太对她的遗腹子更是百般疼爱。

小儿子软的硬的一闹，她心疼了，先是眼泪下来了；随后是往床上一躺，不吃也不喝，闹起脾气来了。吴汝纶是孝子，怕老娘闹出了什么样儿于自己脸上过不去，到此只有忍气吞声。

大儿子软了，散了架子。吴老太太就将小儿子叫到跟前，指点着他的脑门子说：

“不是娘疼你，你哥还不揭了你的皮？看你往后长不长志气和心眼儿。”

小儿子弄个怪脸儿，逗得他老娘一笑，满天的乌云便全散了。老太太一高兴，也任小儿子去胡作非为。

这么一来二去的，吴汝纶有老娘顶着，总是将管兄弟的事儿弄个虎头蛇尾。那吴伟君，有老娘宠着，可就越来越无法无天，绰号“混世虫”。读了十几年书，比目不识丁的睁眼睛强不了多少。最近一两年，吴老太太也慢慢品出点味道来：小儿子不能成器，已娇宠坏了。可儿子总是心头肉，狠狠管制他，于心不忍。她想：不成材就不成材吧，给他娶个媳妇留在身边，让他不时在膝下承欢，也是个美事儿。

吴汝纶也看出兄弟大势已去，干不成事业了，叹一声道：

“他作不得官，那就叫他学掌家业吧。”

吴伟君接过的头一件差事儿，就是操办他姐姐的喜事。为了向兄长显示自己的能耐，他着实费了力气，跑前跑后，各处检点督察着，早起晚睡，过了半月多的清苦日子。今天，他实在熬不住累，忙里偷闲儿，溜出后门，到那聚春楼找老相识鬼混了一阵子。带着酒气儿回转府邸后，他趴着门缝往外看，想看看是否有哥哥派的人盯着自己。这样，他

无意中发现了卖扎花的老太婆。

开始，他想买下扎花来送给姐姐。等一提篮子进了内宅，他就生出了歹意，要要要卖花婆，寻个乐子。

他将篮子里的扎花一分为二，一半派人拿给姐姐，一半留在自己的书房，准备送给聚春楼的妓女赛飞燕。最后，他叫书童将篮子送到厨下，命厨师去打发卖花婆。

不料，他为此弄出了人命大事。

当地方甲长慌慌张张报进吴府时，吴伟君正在书房里玩绒花风钗呢。地方甲长将吴府后园门口吊死人的事儿一讲，吴伟君吃了一惊，手里的绒花落在了长条案上。

他冲着墙犯了会儿楞，脸儿黄一阵，青一阵，红一阵地变了几变，猛然一咬牙，吩咐管家道：

“娘的，要讹俺呀。不行！去，把那有点能水的壮小伙子叫他十个八个的，跟俺走！”

片刻工夫，吴府的管家就将人纠集好了。吴伟君把袍子下摆撩起，往腰上一掖，领着奴仆出正门绕道跑着直奔后门。有这番工夫，吴府后门可就围了个人山人海了。赶集的人们潮水一般涌来，要看个水落石出。

人一出，就认出来了：

“那不是保定往南八里林堡的‘扎花林’的老伴儿吗？她咋死在这儿了呢？这人可是不大出家门的。”

“林堡的‘扎花林’，可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。他受过真传，扎的花，北京城的太监们买了，还送给娘娘们戴呢！”

“不过，那人现在是不行咧。去年腊月家里失了火，把家产烧了个精光，老头儿也受了惊吓，瘫了，干不了活儿

罗。”

“听说老俩口有个闺女，那手比她爹还巧……”

“她在这儿上吊，必定是有冤情……”

这时候，有人分开人群，掩面哭嚎着，奔上前来。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：

“‘扎花林’的闺女来了！快给闪开点儿……”

一个身材颇长、体态窈窕的姑娘穿着半旧的素花夹旗袍，套着一件打上补丁的绛紫色的棉坎肩，踉踉跄跄扑到尸体上，大放悲声：

“娘，娘！俺那苦命的娘啊，你只说去卖花，得了钱给爹抓药买米，咋在这儿寻了短见？天啊！……”

她那声声哭叫，悲悲切切，喊得人心发颤。心肠软的人，头一低，眼珠儿一酸，不由得也陪着掉下泪来。

吴伟君领着家人打手冲撞过来。看热闹的人，老远瞅他那凶神恶煞般的样子，谁不害怕？忽拉闪开一条道儿，让他领人过去。吴伟君迅速瞥了一眼哭娘的闺女，又高昂起头，不紧不慢地吆喝道：

“来人！把这个来这儿讹钱的臭贫婆子，用张草席卷卷，给俺抬到城外义地埋了吧。将哭着的活物，给俺送县衙门见官，审出个丁卯，叫她家里的主子，负荆请罪，给俺吴府搭台唱戏，给俺挽回名声。”

“喳——！”跟他来的奴才，狐假虎威，咋咋呼呼，有人上前来拉哀哀欲绝的姑娘，有人铺开张芦席，就要卷人。

围观的人们见吴府这么霸道，胆小的溜了，胆大的气得紧握双拳，眼里冒火，可也是敢怒不敢言。谁不知道，跟他们干，就是与衙门口作对呀。特别是这“混世虫”，前不久

入了洋教，当了教民，比他哥哥还蝎虎得厉害，动不动就要绑人送官。

眼瞅那哭嚎着姑娘被拉得跌跌撞撞，上吊的卖花婆也被放置席上开卷，吴府逼死人命又无人问了。不料，这工夫有人手拨人群的肩头，从人们头顶上打个跟头，落到吴伟君的跟前，朗声讲道：

“吴二公子，俺看你这么办，不忒合适吧！”

“嗯？”吴伟君刚才只顾呆呆瞅那仰天哭嚎的姑娘的脸儿，竟走了神儿。有人在他身边大声讲话，他没听明白，吃了一惊：“你，要干什么？”

“二公子，你这么行事，不合适！”那人更放大了嗓门儿说了一句。

吴伟君又吃一惊，后退一步，上上下下、仔仔细细打量这个出来讲公道话的人。站在他跟前的人，看模样，十八、九岁的样子，瞅身量也就是五尺半左右，人长得不很魁梧，黑眉俊目，象个书生，可那眼神儿，出奇的带劲儿。他头一点，认识这人，这不是在府里给俺领工扎席棚的大工匠董玉龙吗？

“好啊！”他喊道：“你给俺干活儿，吃俺的饭，却要吃里扒外！怎么，你看着不服，要伸伸大拇指头吗？”

董玉龙压了压心中的怒气，陪笑道：

“二公子，这贫婆死得怪惨的，您也该赏她口棺材，并请衙门的人给察办一下，安置安置呀。说不定，她在此吊死，还有莫大冤屈呢。您积点德吧。”

“怎么？”吴伟君沉着脸儿问：“听你的话口，是俺吴府逼死了她？你这是血口喷人哪！俺看你是想闹事儿呀！”